



正呷姑娘你好呀

□ 羊斌

理塘小伙丁真在明澈的蓝天下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仿佛被高原的阳光灼烧了一下。黝黑粗糙的皮肤，纯净透亮的明眸，这么原始粗犷的美，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。

翻开手机相册，正呷姑娘站在毡房前的样子，就像一幅画。

那时候的她并不着我们日常认知里的藏族盛装，只是家常服饰——咖色长袖毛衣外，罩着同色暗花的简易无袖长袍，再围一个红色格子围裙。宽檐毡帽下，阳光透过帽子的蕾丝花边，在她的脸上投下妩媚的影子，与她备受高原阳光抚爱的深棕肤色，对应成流水与溪石的关系。粗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下，颈间的橘红色珠子绕了三圈，这是她身上唯一明显的藏饰了。

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美。

这个美，是厚重的，扎实的，又因为高原的风一阵阵拂过，又美得轻盈而高远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觉得好看的明星是金丝雀般的婉转精致，那么正呷的好看，是高天上滑翔着的鹰，是流畅的、充满力量的、亲切生动又遥不可及的美。

2020年10月，在四川阿坝州的理塘县，我们见到了正呷姑娘和她的毡房，以笑迎四方来客的姿态，守候在高山之巅的某个路口。相比正呷姑娘随意的衣着，她的毡房是隆重的，四四方方隆重地立着，上面隆重地画着周正又鲜艳的纹样，在蓝天与白云

的映衬下，像洁净的庙堂。正呷姑娘是健谈的，她的汉语带着浓浓的藏族口音，是恰到好处的异域风情。她愿意满足我们这些过路人的好奇心，有问必答。她的毡房也可以随意进去探看——掀开帘子，花式繁复的沙发长几一片金碧辉煌，两张成吉思汗的画像引起我的好奇，她的回答是，我们这里也有蒙古人的后代。

我们有意去真正的藏人家看看。正呷姑娘说，她的哥哥会开车，可以过来带我们去不远处的她家里坐坐，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打起了电话。她手指的方向，就是他们聚居的村落，很多形制特别的高低错落的白色房子，这些石头房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小小的黑色窗框，像羞涩地眨着黑睫毛的牦牛眼睛。我们无比期待，然而导游泼了凉水，说只能再停留半小时，还是不要去了。于是，我们遗憾地与那些棚房擦肩而过。

那就多聊一会儿吧。

正呷姑娘说，她29岁，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，“两个女子一个儿”。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，3个孩子跟着父亲去了理塘县城，她留在此地照料家事。她说，丈夫在县城卖土特产，这边家里还有190头牦牛，收入算是很不错了。

聊着聊着，我说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于是我的微信列表里就有了一个藏族姑娘。

她会给我发小儿女的照片，弯弯眼睛着藏族盛装，非常非常可爱；她给我看他们过藏历新年前家家户户会做的面食，像一片片脉络分明的树叶；她还给我看他们的家庭聚会，男男女女一起在音乐中跳各种各样的“锅庄舞”，人参果和牛肉包子堆得层层叠叠；我还看到他弟弟结婚的时候，男人们腰挎宝刀，沉着地一步步从高高的门廊走下，音乐高亢悠扬；还有一次，她的镜头前居然是理塘代言人丁真和他的小马珍珠！

正呷说，过几天你上来耍，过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特别好耍。

她说上来耍的时候，我仿佛又坐上了长途汽车，眼盯着手机上的海拔高度，一点点往上攀升，转眼就超过了4000米，清冽的高原之风，立刻跨越时空而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正呷姑娘忽然问了一句，在干嘛呢？

她接着又问，你会画画吗？

我说，会，但画得很一般啊。

她给我发了一张自己的照片，说：你会不会给我画一下？

真是抱歉呀远方的姑娘，我的笔力不逮，没办法画出你的美。但我想努力试一试，叫上我的朋友们一起，给这个远方的姑娘画一张像。我一边画画，一边对着照片里的人说：

正呷姑娘你好呀。

总有一天，我还要上去耍的。



宗志华《正呷姑娘的素描小像》

大爷爷与炒米糖

□ 王婧

妈妈从乡下回来，带了一大袋炒米糖。我看到时愣了一下，炒米糖，许久没有看见过了。

“你大爷爷让我带回来的，跟我说你最喜欢吃这个，特地让人家炮炒米的给你做了一份。”妈妈说。我心中顿感五味杂陈，我所尘封的爱好，原来一直被大爷爷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底。

大爷爷是我爷爷的兄长。他膝下无子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生活。我小时候同大爷爷很亲，每逢寒暑假都吵着要去他那里玩。乡下没有零食店，但有炮炒米。炮炒米不是天天有，我却每天挂念着。每次远远听到乡间小路上三轮车突突的声音，我都兴奋地拉上大爷爷，舀上一小筐米，跟一群孩子一起在路边等着车停下。我们叽叽喳喳地围在炮炒米的老头身边，看他卖力地摇着机器，捂着耳朵大笑着等待那一声震耳欲聋的“嘭”声。

轮到我了，倒出炒米后还没有结束，大爷爷让老头做成炒米糖。在一众孩子的艳羡声中，看着老头把爆出的炒米用糖浆混在一起，加芝麻、花生，定型后切成均匀的方块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塞进嘴里，又香又甜，又酥又脆。牵着手，拎着一

大袋炒米糖回家，一种隐秘的喜悦与骄傲感涌上心头。我的童年便是乡村、大爷爷与炒米糖。

年复一年，我待在大爷爷家的日子越来越短。乡村的伙伴们渐渐没了音讯，外面炽热的太阳把我困在家里，没有可供消遣的娱乐项目，越来越繁重的学业让我开始变得兴致缺缺，与大爷爷也无话可说了。常常是大爷爷一个人兜着一小盆米，等待着炮炒米的车。后来，连炮炒米的人都鲜少来了，日子在蝉鸣声中变得无趣。肃杀的秋意杀死了蝉，也杀死了我们之间的联系。后来我便找着各种理由，推脱着不去大爷爷家了。我与大爷爷变得陌生，见面仅限于过年的时候，更多的是在电话里硬邦邦的问候。

我恣意向前奔跑着，却忽略了时间也会催人老。再次接到大爷爷的电话时，是邻居打来的。在种地的时候，大爷爷突然开始抽搐，跟跄了起来，直直倒地，把邻居吓了个够呛。一家人连忙去接大爷爷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竟然是阿尔兹海默症，大爷爷不知不觉间竟患上了老年痴呆。大爷爷被托付给爷爷照顾，爸妈隔三差五回家照看，可是依旧阻止不了病情的恶

化，从一开始的手抖，到后来渐渐不认人，时间把大爷爷一生堆砌的堡垒轻易摧毁，诸多无奈，诸多可悲。可当久违的炮炒米的声音在乡间响起时，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以本能一般的动作，为我购买小时候最爱的炒米糖。

那天太阳很好，我回了老家，陪着大爷爷晒太阳。看着坐在椅子上有点呆滞的他，记忆里那个握着我的手

的高大的靠山，已经全然久远、模糊了。“好久没晒过太阳了哦。”我是对着大爷爷，还是对着幼时那爷孙俩的背影说的呢？握着大爷爷的手，闭上眼睛沐浴在阳光底下，一呼一吸间，我仿佛遁入久远的记忆，回到了小时候。很久没有晒过这么好的太阳了，也很久没吃到这么甜的炒米糖了。



季全保《炮炒米》